

人物 People

桂林 如論壇



又一山人履歷

● 黃炳培 (Stanley Wong), 又一山人	● 視覺溝通人
1960年	出生於香港
1980年	畢業於香港工商師範學院設計應用系, 先後任職於各大廣告公司, 位至亞洲創作總監
2005年	以《紅白藍》系列代表香港參加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
2011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年度最佳藝術家」(視覺藝術)
2012年	獲香港藝術館頒發之「香港當代藝術獎」
2013年	《爛尾》攝影系列被香港M+博物館收藏

資料來源: 受訪者提供

創作紅白藍 好比當「社工」

多重身份 佔中本來是在訪問前擬問問題, 但又一山人透過公開回覆, 因沒有參與其中, 所以「不知如何回答」。不過, 到了訪問時, 說起《紅白藍》系列, 話題自然又牽到當下社會問題。「自回歸以來, 這刻那是香港最負面的時刻。」又一山人以自己的攝影作品《神畫》作喻。作品是將一塊白板放在日光下, 透過日光拖出物件的影子, 再用攝影記錄。他表示很多人看完作品後都跟他說構圖很漂亮。

沙士創作走馬燈 寓意希望

「就算把白板拿走, 那個影子一直都在, 只不過我搞一場『大龍鳳』, 計算好時間, 讓人們看見本已存在的事物。」又一山人想藉此帶出的是, 回歸17年來, 香港人繼續忙, 忽略身邊的事情; 第二是港人的負面情緒高漲, 對整個社會都「睇唔順眼」。他希望港人可多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去感受、體諒及客觀地包容。」至於如何在創作中表達香港當前的社會環境, 又一山人說回2003年沙士時, 指當時大家經歷過「死過翻生」, 他在疫症後做了「十盞走馬燈」創作。因為「走馬燈」有一個希望的寓意, 亦是當時港人的心聲。「在不同的時間, 用甚麼手段及話題與大家互動, 我也一直在觀察。」

「視覺溝通人」涉獵範圍廣

外界一般稱又一山人為藝術家, 他自稱為「視覺溝通人」, 對於這稱號, 大眾都會打一個問號? 「在做社會議題(創作), 例如《紅白藍》系列, 我是『社工』, 同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無分別, 都是希望社會可以好; 如做一些創作關於人的生命價值(創作), 我是『傳道人』。」「我的身份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傳道人、社工, 只不過我用創作的手段體現出來。選擇『視覺溝通人』是自覺涉獵範圍廣泛, 廣告又做, 攝影又做, 卡片放不了那麼多title(職稱)。反正我是做『宣傳』的工作, 只不過視乎我是為自己『宣傳』, 還是為他人『宣傳』。」



攝影作品《神畫》透過日光拖出物件的影子, 再用攝影記錄, 藉此讓人「看見」本已存在的事物。

年輕人只想快 不關心過程

回歸基本 又一山人學佛12年, 仍在學習放下「我執」。經歷過度消費階段, 明瞭物極必反, 於是回歸基本, 生出保護地球的意識, 指「用心生活」是創作的必備條件, 希望將這價值觀傳遞給年輕人, 所以執起教鞭。又一山人本來的志願是做老師, 因為不滿教育制度, 最後修讀設計。現在卻重拾教鞭。他說, 當年對教育制度沒有信心, 現時覺得是責任, 必須要去。

拾教鞭 盼啟發學生做人

為人師10餘年, 希望啟發學生「如何做一個人」。不過, 學生看重的是成果, 而非過程。但他對此不感氣餒, 認為「聽就聽, 唔聽就算。」「我說的價值觀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理解及實踐, 他們的特點是『快』, 而不是用10年20年的恒心去做一件事。初去學校或廣告公司演講, 覺得大家的理念『背道而馳』, 大家聽完後深呼吸, 覺得你有你搞(自己的理念)啦, 唔好搞我。」

感染兩個人 已當自己贏

對此, 又一山人有想過是否自己一廂情願。後來靜心一想, 每次去上課, 無論規模大小, 只要可感染到一個人, 「叮着佢個腦, 那已經是打和, 兩個我就贏啦。」至於學生的問題, 10多年來依然是「『點樣做到你個位(即創作總監)』, 但不關心過程是如何, 無論我如何強調當中的過程, 他們也只在乎結果。」

電腦傷害這代人的創意思維

又一山人: 內地迎頭趕上 盼港廣告界自重

不進則退, 是恒理。過去曾叱咤廣告界的又一山人(黃炳培)說到本行的發展時, 一語相關, 搬出早前特為此創作的口號「香港設計再建」作為註腳。他坦言, 在內地創意行業迎頭趕上時, 對香港廣告前景感悲觀, 但深知自己的言論「唔啱聽」, 還盼業界自重。

■本報記者 林丹媛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又一山人上月中到桂林, 擔任溢達集團「十如論壇」演講嘉賓, 主題為「往昔和當下——從人文角度關注我們的地球」。論壇取名十如, 原是佛家語, 意即整個世界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當天講座上, 其他兩位嘉賓都「西裝骨骨」, 惟又一山人穿上自家設計的長袖T恤。仔細一看, T恤前面印着未來, 背後則是過去, 至於當下, 他指了指「腦袋」, 不言而喻。

有感近年的生態破壞愈趨嚴重, 他以「視覺溝通人」的身份, 希望透過不同的平台, 將「回歸基本」的理念傳承下去。

上一代留好條件 創意反走下坡 談到創意生態, 又一山人坦言, 如說過去10年, 香港廣告行業可保持水準, 已是較客氣的評價。「雖然在香港人的創作圈子裏, 很不喜歡我說這句話, 但我說的是現實。」他說:「香港的創意生態差了, 而內地近年來無論在建築、平面設計、廣告、電影進步很快。中國的急劇進步, 令(兩地在創意發展上)落差很大。」

事出必有因, 對於今天的果, 其因何在? 論斷他人容易, 又一山人對此想了一會兒表示, 「70、80年代, 我們的創意圈已經很進步, 經濟蓬勃, 大家也很勤力。但在往後的一兩代, 就等於『阿爸阿爺富庶, 一出世大家承繼承家產』的情況類似。」

「上一代給他們留下好的條件, 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但這對他們而言亦是一種傷害, 這是本港創意圈子走下坡的原因。加上電腦令很多人好容易就做到靚的東西, 做到似樣的東西。但這只是好表面, (電腦)傷害這一代人的創意思維。」

拍攝爛尾樓 學何謂傳承歷史 從親身經驗去學習, 這是又一山人的創作過程。溢達正籌建桂林九美橋「十如項目」, 雖未有雛形, 但又一山人卻不以為然。他說, 3、4個月前特意要求來桂林為該廠房拍照, 皆因喜歡拍一些「過渡中」及「變身中」的過程, 取其展現一個新希望之意。

「就如『爛尾樓』也拍了好多年, 永遠在中間的狀態, 在過去與將來之間。在做一個創作時, 我主動爭取的是現場的經驗。因為這些經驗往往令你學到甚麼是過去、將來、傳承及歷史。」

從文化歷史看 驕傲「我是中國人」 對於又一山人口中的內地發展迅速, 又應如何解讀。他解釋, 內地因為政治因素, 創意圈子起步比香港遲了起碼15年。「他們以香港作為案例, 又很勤力。加上他們對中國根的涵養要比香港人深入得多, 香港有點既中又不西, 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根基薄弱。香港人在缺乏這些優勢情況下, 應自強不息, 再培訓自己。」

說起親身感受, 土生土長的又一山人指, 希望更多人解開「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這個結。他又表示:「你的血脈是中國人, 為何要將自己劃開。不要把事業線畫得那麼死。如果我是一個創意人, 從文化歷史角度, 我應該值得驕傲『我是一個中國人』, 應學習去專注於它好的一面, 這個世界無一個絕對理想國。」

面對內地這支後起之秀, 自己又曾經在廣告界待過多時, 今天對廣告界走下坡的批評或是「愛之深, 責之切」, 但他又需否承擔責任呢?

「香港設計再建」 歎無人敢提 對此, 又一山人表示「執得幾多得幾多」, 看似樂觀, 話鋒一轉, 「但現實告訴我, 很難改變。」如不改變, 將會出現甚麼情況? 「我曾做過一張紅白藍的海報『香港設計再建』掛在一個創意中心的大堂, 一語相關, 但大家沒有回應我這6個字, 無人敢提。」

他表示, 儘管對香港廣告界的前景感到悲觀及失望, 但是認為自己不需太介懷, 表示自己已盡本份, 「勤的勤, 都講得好白。」惟有從自身做起, 自己向前走, 當成一個案例鼓勵大家。



又一山人特到桂林為廠房拍照, 因喜歡拍攝「過渡中」及「變身中」的過程, 並透過現場經驗學到甚麼是過去、將來、傳承及歷史。

以為到巔峰 「事業未開始」

恍然大悟 做廣告時表面風光, 但缺乏安全感。對於前景, 往往要請算命先生指點迷津。在事業巔峰期時, 不解算命說「事業要到40歲才開始」。果然不惑之年離開廣告業, 以「又一山人」行走江湖, 回首當時算命之言, 始感恍然大悟。

行業不穩定 廣告人愛算命 五十而知天命, 54歲的又一山人, 在未知天命之年, 常往「算命」希望早窺天機。笑言20多至40歲前, 「算過好多次命」。

又一山人對此娓娓道來: 在他那個世代, 廣告人的工作可能較抽象, 很多廣告人也經常找人算命看風水, 行業不穩定, 缺乏安全感, 「一加一並非一定等於二」。

整體而言, 算命師傅認為他在事業上想做的事都能如願。不過, 又一山人指,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是算命師傅一句「事業未開始」。

起名「又一山人」 推動和諧 又一山人形容, 當時他和太太聽了登時呆了。因為他30多歲在全港最大型的廣告公司, 事業可謂已達巔峰, 拿很多獎, 覺得自己是亞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創作人。他心想, 自己在圈子中的位置舉足輕重, 怎可能「事業未開始」。來到40歲那年, 他決定以「又一山人」推動人之間的和諧, 坦言對此決定「真係唔知點解」。

但是想深一層, 在宗教信仰的根基下, 因果循環, 「可能是上一世帶來。」他補充。

如要說後天的影響, 「可能是在廣告公司上班。而廣告公司的爭執實在太大, 客戶與廣告公司的爭執, 同事之間的爭執。」

他又表示, 做廣告需要不停調解各人需要, 可能在那個環境中, 覺得和諧很重要。「或者, 這是已經安排好的工作。」



▲2005年以《紅白藍》系列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作品中不同人種滙聚於中國茶館, 帶出人與人溝通的重要性。